

趕路記

徐 放 著



趕路記

徐放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趕路記

著者 徐放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 (154) 字數45000 印刷00001—12000

31''×43'' 1/32 印張3 $\frac{9}{16}$ 定價0.36元

目 次

上 卷

媽媽的黑手.....	2
起程的人.....	15
給愛我的孩子們.....	21
在動亂的城記.....	24
趕路記.....	42

下 卷

在歸來的日子.....	50
鍛鍊.....	53
我和高粱的故事.....	57

野狼灣.....	64
老黃頭.....	71
大雷雨天.....	74
萬廷元說的.....	77
一個媽媽的搖籃曲.....	103
朝鮮讚.....	108
俊記.....	110

目 次

卷 上

1	平原中戰敗
21	人地難辨
19	附平海河東戰事
18	清廷四圍攻勢
21	清廷攻勢

卷 下

02	平海河東戰事
22	清廷攻勢
26	清廷攻勢

上 卷

一、序

二、第一章

三、第二章

四、第三章

五、第四章

六、第五章

七、第六章

八、第七章

九、第八章

十、第九章

十一、第十章

十二、第十一章

十三、第十二章

媽媽的黑手

又過新年了，
我們跑到大門外去看紅燈，
紅燈比血還紅；
回來，
流亡在外頭的孩子想起家來了。
想起家，
就想到了媽媽，
想到媽媽，
我先想起來的是媽媽的黑手。

小時候，
我常因為讓媽媽打，

哭得鼻涕一把

眼淚一把；

那時候，

我恨媽媽的黑手，

因為媽媽的黑手

曾擰過哥哥的腮幫子，

也掐過我的裏膀子肉。

但我愛媽媽，

更愛媽媽的黑手，

因為

媽媽的黑手，

曾收割過高粱，

也收割過大豆；

媽媽

用那黑手，

還會描龍刺鳳呢，

為我做過迎年的衣裳，

也給姐姐們

繡過出嫁的花鞋和枕頭。

但媽媽的手好粗呵，
摸到臉上就像鋼銼，
一到冬天
更裂出很深的黑紋溝。
然而，
媽媽可就是用那兩隻手把我們給撫養大，
而風雨和年月，
竟催老了媽媽；
尤其是那兩隻黑手，
比老鴉爪子還抽癢。

而且，
媽媽的頭髻上，
終於再插不住那根銅疙疸簪了，
牙齒掉得說話關不住風，
眼睛花得做活引不上針，
常鬧筋骨酸，
也常鬧“心口”疼；
都說是“熟透的瓜”啦，

走起路來
都晃晃蕩蕩的。

小時候，
媽媽常用那黑手拉着我的手，
和多病的哥哥
站在黃昏裏，
等在門前那兩棵老樹下；
——老樹上，
集着老鴉。
我們都翹着腳，
望着
從南城集上歸來的爸爸。
媽媽還常用那黑手，
指着那條大鄉道，
告訴我們說：

楊家墳前的那棵歪脖子樹
遭過雷轟，
張家寡婦
就是在那棵老樹的杈巴上吊死的！……

而現在，
我大了，
就像一隻被養大了的鳥兒，
逃出了“家的籠”；
讓媽媽眼睛瞅着，
飛越過了那條大鄉道，
就飛進了山林，
讓媽媽在門前那兩棵老樹下等着，
却等不見我從那南城道上歸來！……

——本來，
媽養兒說都是爲了繼續“香煙”，
等兒子大了好“養老送終”；
可是，媽媽呀，
這只怪兒子一懂事就生活在“太陽旗”^①下，
這只怪兒子一生下來就披上了奴隸的鎖枷，
如今兒子長大了，
兒子明白了，
我們決不能再忍受！

兒子心裏有一個自由的夢，
兒子要飛向那片自由的天空！

老人們常講：
如今，孩子不戀家，
都像些沒有帶籠頭的馬！

但媽媽也知道：
這都是日本鬼子逼的呀，
什麼割命（革命）黨，
又是相思（思想）犯，
鬧得孩子東跑西顛，
無路可走，
一家大小都跟着不安生！

所以，媽媽呀，
我們這一代年青人，
不能不都有個“擰性”，

① 指日本的國旗。

不能不學得胆子比天大，
不是去埋炸彈，
就是撒傳單，
不能不起來“造反”！

如今，
正是爲了那個自由的夢，
正是爲了飛向那片自由的天空，
兒子才不得不
只帶着一條身子，
穿一身破衣裳、蹬一雙破鞋，
跨過

千條水，

萬條水；

翻過

那一重一重的山。

從前，
媽媽常罵我，
還用黑手指點着我的臉：

從小看大，
三歲到老，
算命打卦就是個“野牲口”，
一輩子
奔跑在外頭着不了家。

而如今，
真闖蕩得够遠，
聲音都變粗了，
鬍髭也跑黑了，
連一張臉，
也讓風塵給寫滿了老意；
可是，
爲了一個報仇的理想，
爲了回來扯下那“太陽旗”，
爲了殺死那些日本鬼子，
爲了咱們要站起來、要自作主——
兒子還不得不往前走，
兒子還不得不往遠走！

孩子時，

不愛在簷下掛一對蝨蠅籠，
也不愛在瓜架下鬥蝻蚰；
只愛用柳條和秫秸當馬，
拿木棒做槍，
而媽媽還用黑手，
在槍頭上給紮兩朵紅纓。

我常和那羣小朋友，
學着打游擊，
也學洪秀全“造反”，
生來就
不願裝那個“西廂記”裏的書生
在月夜攀樹跳花牆；
而只願捏着拳頭瞪着眼，
學“水滸傳”裏的那些好漢奔梁山；
所以，才養成了
今天這一身野性。

是爲了不再作奴隸呵，
是爲了活得有骨氣，

我離了家，
冒着戰火，
跑出了萬里路，
跑到了祖國的南方。

在南方，
在這祖國的一片土地上，
我的心却留在了東北，
我像一支風箏，
和故土
和媽媽的黑手，
永遠拴繫着
一條感情的藤線繩！

是的，
我忘不了東北，
我忘不了那塊生長我的地方，
就像蜜蜂，
永遠也忘不了他的蜂房。
但我也恨那地方，

恨它是殖民者統治的國度，
恨它是酷吏鞭打奴隸的官衙。……

我知道，
媽媽的黑手，
如今
一定再搖不動紡車了，
也一定再拔不動麥子
磨不動麵；
然而，
你這孩子可長得壯，
媽媽呀
你看，
這渾身都是力量！

媽媽，
有一天，
我要回去的，
我今天不回去
就正爲了要自由地回去；